

## 人文·望江（三章）

●章婷婷

殿。现在我们看到的大门内的东西两庑以及中轴线上的石牌坊、泮池、状元桥、黉墙等都是现在修复时重建的。

望江文庙位于望江县城中心，是一宫殿式建筑，前有戟门，戟门东为土地祠，西为王幼学祠，前首为棂星门。文庙左右各为东西两庑，大成殿后为启圣祠，东为礼门，西为义路，后为明伦堂。

大成殿是文庙的主体，是重檐歇山式木质结构的建筑。飞檐斗拱，雕梁画栋，壮观挺秀。这里是供奉哲人牌位的地方，非常神圣。泮桥（状元桥）和泮池也是文庙建筑群必不可少的元素。孔子一生十分推崇周礼，泮池和泮桥就是仿照周天子的学宫来建造的。

入口处为棂星门，左边是圣城，右边是贤关。棂星是天镇星，以此命名意味着孔子是天上星宿下凡。“圣城”，顾名思义，是圣人所在的地方，神圣不可侵犯。“贤关”典出《汉书》，比喻这里是进入仕途的必经之所。

现如今，望江文庙已经修葺一新，建成望江县文庙广场，作为文物陈列的场所，供人参观学习，这座雷池大地上的千年文化遗存，也以其独特的魅力焕发出时代的新风采！

工于诗对——檀玑

“平沙漠漠暮烟苍，城郭人家入渺茫，两岸萦回环吉水，九江澎湃束华阳。”这是晚清翰林院侍讲学士檀玑晚年回乡所赋的一首七律前四句，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一幅望江的水乡秋色图，心旷神怡间亦让人怦然神往。

檀玑，生于1851年，字汝衡，号斗生，望江县新坝乡人。他幼时天资聪慧，日诵千言，命题作文，出口成章，有倚马可待之才，乡里有神童之誉。清同治九年(1870)春，檀玑仅十九岁，安徽巡抚英果敏考察诸生读到檀玑文卷，拍案叫绝，连夸：“奇才奇才！”随即将他招入署中以国士待之。同治十二年(1873)檀玑中举，十三年，他二十三岁便考中进士。光绪二年(1876)授翰林编修，常与陆凤石、谭叔裕等德才兼备的名人雅士聚集在书斋中击钵吟诗。

何谓击钵吟诗？钵是铜制的似罄形器皿，击打一下，余音袅袅，不等钵声停止，就要作出一句诗来，再击一下，第二个人就要接上作出第二句诗，一直轮流下去，如果钵声停了，没有接上就算输了。檀玑常胜无输，成诗数百首，并编成《击钵吟》诗集。

居住京城三十多年里，檀玑曾多次到各地主持巡考、典试，交集了大量名人雅士。他曾自己撰写了一幅堂联：“天下翰林皆后辈，朝中宰相半门生。”可见他在当时声誉之大。清朝灭亡之后，民国初年他一度出任国史馆编修，民国十一年(1922)5月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二岁。

檀玑学识渊博，才华横溢，《随园诗话》曾评述他的《吟笈》诗是难得的佳作。诗中有一联写道：“一缕黑时犹有骨，十分红处便成灰。”1916年，他应小凤仙的邀约为蔡锷作挽联，挥笔写下“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脍炙人口。檀玑在自己临终时曾自撰挽联云：“读孔孟书，未能阐明千百分之一，学彭聃术，不幸天亡七二岁有零。”反映出他虚怀若谷的谦卑精神和视死如归的淡定心态。遗著有《蒙竹斋诗集》、《鄂游草》《史记杂咏》等。

“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檀先生的文字在如今看来依然韵味悠长，其通达豁然、谦逊友善的为人处世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百年文脉——雷阳书院

在望江初级中学校园内有一座清代风格的古建筑群，这是距今三百四十余年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雷阳书院。从书院大门进入后，左右两侧为庑廊（教员宿舍），东西两侧为教室，中间为大讲堂，组成一个四合院。右侧门边墙壁下方镶嵌着一块石碑，刻有“在院教读，逢考作寓”的字样。四合院中矗立一碑，碑后是古朴的圆柏，撑出一片翠绿。

站在这历经沧桑的书院，自然会想起书院的始建者及书院的历史变迁。

雷阳书院始名“来仙书院”，清康熙十九年知县陈栉栉筹资兴建，清乾隆二十三年知县狄宽加以修葺，改名为“雷阳书院”。咸丰八年因兵荒水患倒塌。光绪八年由知县林调阳主持在县城东隅（今望江初极中学校址）重建，面积约四千平方米，大门框为石质立柱，两旁有石鼓，门上有林调阳题写的“雷阳书院”四个颜体大字的匾额。 大讲堂中悬挂一块“多士欢颜”大匾，两边大柱上有知县林调阳撰书楹联：“名教中乐地无涯，对山色湖光，足以荡涤胸襟，放开眼界；善学者会心不远，看鸾飞鱼跃，便是精微道理，活泼文章。”

讲堂左右为长形廊庑，后进为一座两层楼房，楼后有一高墩，名曰“凤凰墩”。清光绪二十年知县金凤阁筹款在墩上建一官殿式魁星阁，虎踞于书院之后。阁分上下两层，上层有魁星木雕像，底层为厅堂。

古时的书院，是知识分子读书治学的地方，一代代县令兴学育人，一代代“教师”默默无闻，曾经在此主教教者的有韩学式、方日暄以及郡丞王铎音、越国文人傅松岩、陈艺甫等。这些饱学之士弦歌不辍，使书院“学者日益众”。在这里就学过的童益大、徐文铮、倪文铮、徐荅樵等相继中了举人。望江清末的四大翰林余诚恪、陈树屏、檀斗生、徐进及辛亥革命烈士韩伯棠都曾就学或讲学于雷阳书院。文学和艺术并不只是摆放在雷阳书院的对联和牌匾上，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闪烁着时光淬炼的人文精神，整个书院都写满了历史的悠长，漫步在书院院里，能听到望初学子的琅琅读书声，他们以一种奇异的方式交错着，对话古今。

与古人对话——望江文庙

在望江，有一座建筑，跨越千年，历经沧桑，气度恢宏。曾是有志之士求学问道场所，浸染千年书声，造就无数名流。这就是望江文庙。

文庙是专门纪念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祠庙建筑，又名孔庙、夫子庙。公元前478年，也就是孔子去世的第二年，鲁哀公将孔子的三间故居改作庙堂，收藏和陈列他生前所用的“衣冠琴车”，这就是中国第一座文庙——曲阜孔庙。到了西汉时期，祭孔活动受到了统治者们的高度重视，孔庙的扩建之风也随之兴起。在我国古代建筑中，文庙不仅仅是儒家文化的载体，她还能反映一个地方的建筑工艺特色和艺术水准，所以是极其重要的古代文化遗产。安徽现存文庙建筑十余处，其中一处便是望江文庙，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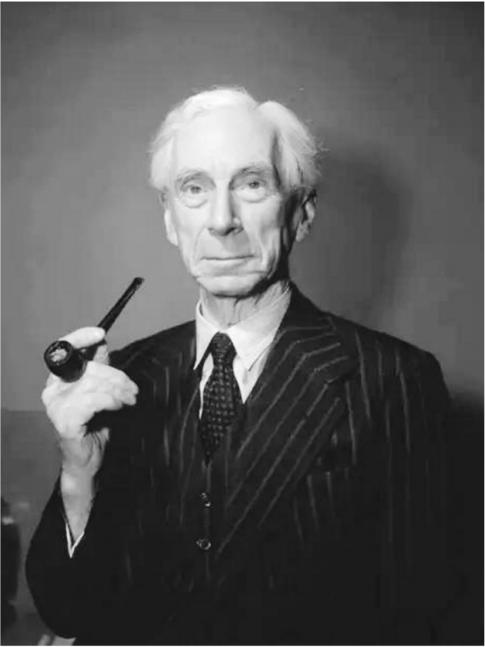
据《望江县志》记载，望江文庙初建于宋代，元、明时期屡遭兵毁。现存文庙是清康熙二十四年重建的，因历史原因现仅存主体大成

想扶起摩托车，才发现腿部出血了。给在泥溪镇街上妻的姐夫打电话，告诉了我这边情况，说让我在原地等着。许久，天色渐暗，我扶起车顺势骑上去，踩离合，点火，却前行不了，一看是车前轴给撞歪了，只好罢休。待姐夫带修车师傅赶来拖走车子，到林畈已经晚上十点多。妻见我一身狼狽相，嗔怪地说咋这么不小心？妻的母亲接下行李，说赶紧去洗洗吃饭吧。第三天返回的路上，我特意看了下那晚摔倒的地方，没想到，路边就是池塘，心中暗自庆幸。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017年国庆前，经侄女婿的一再说服，妻终于答应拿出卖旧房子的钱买车。其实买车，更缘于望东长江大桥的开通。第一次在高速路上开车，心里难免紧张，时不时通过后视镜左看看右看看，遇到大货车驶来手就发抖。“快看，长江大桥好雄伟啊，那个塔尖咋那么高！”小儿在车上叫到，我抬头看，是呀，蓝天白云下，那绵长的桥梁塔顶直冲云霄，“回首态若飞，翘袖破苍穹”，如同一条长臂舒展开来。“妈妈，这山里有哪些动物啊，有狼么，有老虎吧？”小儿兴奋地问他妈妈。过了桥，进入东至境内，高速路两边山绵延，虽不很高，却是满布着绿意。“哇，这个隧道真长啊！”小儿惊叹的同时，我已驶入第二个隧道——龙头岭隧道，入口的路牌上标识着三千米。我说，这不算长的，岳西明堂山隧道有七八公里，中国最长的好像有十八公里呢。

大约一个半小时，我们到了林畈，噼噼啪啪声中，岳母将我们迎进家门。在乡下，新车第一次进家会放鞭炮，就是图个安全、吉利。这以后，除了逢年过节，周末我们也会开车去林畈。妻说，“有辣辣的菜，有现成的饭，你看林畈多好，以后老了我们来林畈安居吧。”

今年五一假期头一天，岳母照例跟我微信视频，问几点出发来林畈。还是去年，我给岳母买了个智能手机，可她说是老年手机方便，不过现在会用微信、抖音了。视频中，我说小儿马上中考去不了呀。说着好吧、好好学习、暑假过来的话，岳母挂断了视频，但我感觉她有些许遗憾。



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1872年5月—1970年2月），英国哲学家、数学家、文学家，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世界和平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

# 去林畈

●丁杏子

林畈，一个令我魂牵梦绕的小山村，一个与我此辈无法脱离关系的符号，深深地镌刻在我那多叶的敏感神经里。

知道林畈，皖西南小镇这个多山的村落，是从认识妻开始的。认识妻，是我老师介绍的，读小学时的老师，他德高望重。没多久，妻的母亲过来见了我一面。妻的母亲偏胖，和蔼可亲中有点威严。后来才知道，她当过村干部。

第一次去林畈，是从华阳渡口坐船去的，到了对岸需要搭拐地，经过几公里山路的颠簸，然后坐中巴车到东至县城再换乘，大概一个小时，终于到了距我一百多公里的村落。

生活在丘陵村居久了，见到山是那么的欣喜。一条满是泥泞的土路从山这头舒展开去，弯弯曲曲往里延伸。一旁是农田，一旁便是山坡，还有那散落在宽阔土地上的房屋。隔山容易隔水难，结婚后我们很少去林畈，但凡农历新年第二天是必定要去的。这年正月初二，已过立春，持续多日的雨丝毫不见停，山路不好走。为了赶在十二点前能到，我们特意起个大早，坐班车来到华阳渡口。雨蒙蒙的江岸，一艘接一艘的船只依次排列着，我们要坐的船很小，固定在岸边埠头，进来时舱中挤满了人。舱的窗子开着，江水拍打船只的声音一阵一阵传来，周围散发着鱼腥味和腋臭味。约莫半个小时后，船开了。

像俊逸的马挣脱开埠头的缰绳，渡船往江对岸驶去。风吹在身上并不觉得冷，而船员要求关上窗户。透过玻璃，我看到江心洲上的芦苇秆子随风摆动。渐渐地，渡船慢了下来，一半没在江中，我感觉江水要涌进来一样。我一

# 妈妈的小屋

●宋银根

六七年了，每次回到故乡，见到妈妈曾经住过的小屋，我的心情总是十分的沉痛。睹“屋”思人却已是人去屋空，我再也见不到我心爱的妈妈了。

我终生难忘那个灰情的日子——2017年(丁酉年)6月14日0时49分，度过了九十五个春夏的妈妈走完了她人生最后的旅程，离开她的儿女们驾鹤西去，只留下我们对她的深深的愧疚和永久的怀念。

在我故乡那个约八十户人家的自然村，妈妈九十五岁寿龄算得上是前无古人,但妈妈所经历的艰难和受过的苦痛，恐怕也是后无来者。曾听妈妈讲，她一生孕育有十三胎，包括夭折的以及劳作过重引起流产的，只有我们四女三男七姊妹长大成人，可想而知，在那个无法计划生育、贫穷而落后的年代把七个子女拉扯养大是多么不容易！所经历的磨难和艰辛又是多么难以想象啊！

七个儿女相继成家，妈妈终于苦尽甘来，应当可以享享福了。但妈妈却选

择单独生活，但仍为儿女们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每当我们回去时给她钱，她总是拒绝不收。而平日里她又舍不得花一分钱，处处为儿女们着想。我想这就是做母亲的伟大吧！

桑榆暮景的妈妈似乎有些糊涂，好像有点老年痴呆的迹象。在日常生括中不免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方面，为了得到晚辈和乡邻的理解和谅解，我曾在她住的小屋后门写了副对联：“年高糊涂多，理解万事好”；又在她的正门写道：“感谢上苍赐高寿，但愿平安度晚年”。

如今，妈妈离开我们快七周年了。但妈妈的音容笑貌仍深深的刻在我心中。愿妈妈能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快乐幸福，不再像生前那般为儿女们含辛茹苦。

身为长子，我欠妈妈的太多，妈妈的养育之恩终生难忘。现在的我又不由回想起，曾在灵堂上我为妈妈作的那副挽联：“辛劳一生九五寿终瑶池赴会去，思恩千载心想慈母何处睹音容。”

# 这些已然净化了的血（组诗）

●彭霖

它指向哪里 但哪里都是砖石 磨损的砖石素面朝天	多少秋天落地无声 多少尘埃束之高阁 我知道 它从未落定
“朱张会讲”也未落定？ 那么多名流络绎不绝 他们想定下什么？ 千年过去 岳麓仍属衡山一脉 一脉之上星光点点	那么多匾额闪闪发亮 我在它们之中穿行自如—— 岁月如此兼容 也如此从容
但我知道  我的眼光 无力穿透其中任何一块 穿堂而过的风 能吹走这一院之平静？ 它们已将自己 反复覆盖	

注：公元1167年，朱熹到岳麓书院，与张栻论学，历史称“朱张会讲”。

白居易

“试玉要烧三日满”  
卖炭翁的炭是否足够烧出一块好玉？

穿着青衫的玉  
倾听琵琶的玉  
也穿绯色朝服在白堤上行走  
白堤上有新燕春泥

你属于哪一坨？  
你在回眸之时  看到的  
到底是春竹叶还是钱塘江的潮头

虚拟的潮头  
总有破灭的浪花  
你在浪花里能独善其身？

但浪花里也有春草  
春草能遮没马蹄  
那些露珠全被马蹄敲碎  
那些清香被马蹄  
一脚一脚踩进了泥土里

风从哪吹来？  
风里有长安的寒气  也有  
江南的潮气  
但风是明亮的  
风让世界明亮地照见一切  
照见了香山  
香山之上苍翠的琵琶峰

注：琵琶峰顶有一棺地。“一棺地”的谐音是“一官地”。白居易看尽了官场，意在断了后辈子孙的官路，让后辈洁身自好，

诸葛亮

谁也不可逆潮流而动  
鞠躬尽瘁也不能

那棵系马的柏树  现在  
不可理解地比你高出许多  
每至夜晚既喃喃自语  
又切切私语

你在两千年前就读懂了这些？  
秋风萧瑟  百草丰茂  
不丰茂时就凋零  
凋零之后又长新绿  
你长出了几许？  
你长出的叶片都藏在了转军洞

明明如月  何时可掇  
千年一问有如千年的杜康  
不解忧  不解愁  
只解气  
浩然之气是否已被风吹走

只有这些尘埃吹不走  
只有这轮月亮当空照耀  
映照九鼎  
映衬铜雀台一样的泥土

注：李白诗句

刘  备

火烧连营与火烧赤壁有什么区别？  
一切  达到热点  
就会燃烧

这是不可逆的？  
《隆中对》虚拟的火光  
足可以将你点燃

孩子被你摔坏了吗？  
摔下孩子的地上  
有看不见的根根白骨  
孩子足可以在此安然入梦

梦是一种召唤  
三足之鼎  
鼎沸需要多少豆萁

你不过其中一颗  
诸葛亮、周瑜、曹操……  
悉皆如此

每一颗豆萁均会燃尽  
泪水也不能扑灭  
你的泪  又咸又苦  
谁能感受到它的刺痛

已沸之鼎何时止沸？  
鼎的不清  
有数不尽的萤火

《史记》之史

司马迁是在修复还是在还原  
竹简的厚度  
传到我这  已然成为一张纸

我已渗入其中？  
有我的历史也仍然是历史  
对于历史  对于这部史书  
我既在又不在

那些狗尾巴草在哪  
两千年前就存在了的狗尾巴草  
史书上找不到  
没有一朵蒲公英毛茸茸地带上露珠

那些硕大的躯干纹丝不动  
植物学家说  一棵树  
躯干只起传递与固定作用  
而叶片与根  
在天与泥土之间穿行  
让树生生不息

谁填平了那条鸿沟？  
鸟雕马的长嘴永远沉淀在历史深处

沉淀是平复的一部分？  
正如这部厚厚的《史记》  
那么平整  
但现在  它却  
出现了许多被翻看的褶皱